

《社會學系列》

一代大師——涂爾幹

主講：顏建發講師

整理：林志陵 張洵維

我今天大致上把涂爾幹分成幾部分來談，第一個部分我先將他的方法論跟大家介紹一下，看看他在分析各種社會變遷或社會現象是以什麼方法來研究。第二個我在介紹他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然後再談社會分工，最後談自殺論，那麼談完整個之後，再談到底他這樣一套的分析架構能對我們有那些的啟發，或者說他曾關連到那些問題。

在社會學家裡面，有所謂古典三大家，這三大家指的就是馬克斯、韋伯(Max Weber)，馬克斯(Karl Max)，涂爾幹(Emile Durkheim)，其中馬克斯是共產主義先驅。第三個即今天要講的涂爾幹。在這三個學者當中，前面二者也可說是社會學家，但是很多學科也

把他們二者畫歸到他們的學科裡面。像政治學最強調科層組織，所以他們認為馬克斯韋伯是政治學家，有的認為說Karl Max是經濟史學家，所以有人就把他歸到那個範圍。那麼這三個傳統中比較純粹的，自認為是社會學家的，只有涂爾幹。在他的著作中表明他是社會學家而且要為社會學尋找 foundation (基礎)，那麼他所謂的要為社會學找尋一個基礎，指的是什麼呢？指的就是說他想要探討個體現象跟群體現象有何不同，或者說集體的社會現象跟其他的生物或其他心理現象有何不同？對於過去整個社會學的傳統來講，直接指名要為社會學奠定它的領域的，就只有涂爾幹。我們可以從他的自殺論，宗教形式或

分工論裡面看到這樣的色彩，在涂爾幹的著作裡面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明顯的性格，這個明顯的性格就是在他的著作中有非常高的嚴謹性，而且非常注重科學性，同時在他的分析最後的終結中，都要為全人類找尋道德的出路。也就是說，提供一套人類生活的指引，涂爾幹這樣明顯的性格到底他的緣由何在？我個人的看法可能與他的一切背景有關係。第一個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家庭背景，涂爾幹是在1858年出生於法國東部洛林省的一個猶太家庭。我們知道猶太教在歐洲社會在經濟自由上掌握特權，因此比較容易受到當地社會所排擠。因此社會的民族團結力非常強。而他的父親剛好是洛林省猶太民族當地的家庭牧師，使

得涂爾幹的家庭。在這容易受到他他有一種為，而且由於小給他很嚴一歲就進二等師範學院英的重要他對一些非常嚴謹，家庭，宗所處的是使得他最，反而以太教，最理想或一太教內：全人類所提的到家庭處的了解主義跟。

我般對守所謂的，一但經過切的，那，這來牛物學們開或科條給上辛學的者認這些來我幹

得涂爾幹的家庭成爲當地的菁英革新家庭。在這樣的薰陶之下，涂爾幹很容易受到他父親的一種氣魄的影響，他有一種爲民族要拯救的氣魄在裡面，而且由於想把棒子交給他，所以從小給他很嚴格的訓練，再加上他二十一歲就進了法國的第一學府叫法國高等師範學院，這個學院是法國訓練菁英的重要學校。在這樣的環境中，使他對一些社會現象的研究或看法都非常嚴謹，雖然說他生長在這樣一個大家庭，宗教氣息非常濃厚，但由於他所處的是一個科學思潮衝擊的變局，使得他最後並沒有繼承他父親的遺志，反而以科學的精神來懷疑所謂的猶太教，最後指出一種對全人類生活的理想或一種指引，其實也不限定在猶太教內，而是爲整個法國或更廣義的全人類的社會在找尋法則。我們剛剛所提的就是他有這樣的嚴謹性可能受到家庭背景的影響。另外一點，他所處的知識背景剛好是在西方所謂理性主義跟科學主義興起的這樣一個背景。

我們知道在伽利略革命之前，一般對宇宙的解釋通常是訴諸於聖經，所謂的地球中心說，解釋宇宙的運行，一切道德標準都是以聖經爲標準。但經過伽利略的太陽中心說之後，一切的解釋開始轉變，聖經被打入冷宮，那一套人對於人生的解釋開始轉變，這一種對自然解釋的轉變再加上後來牛頓發現萬有引力，以及到後來生物學，醫學這樣的發展之後，使得人們開始有一種信心，認爲個人的理性或科學的方法也可以達到過去傳統教條給我們的一些啓示或命令，包括對上帝的解釋。像笛卡兒就一直想用數學的方法來尋求上帝，追求上帝。或者說一般的政治科學家像盧梭等等，這些人都一直希望用一種科學的方法來求得過去我們所不能認知的但是對我們有約制力的這些東西。那麼涂爾幹在這樣一個大傳統裡面，他是在十

九世紀末，在啓蒙運動之後，一個餘波未了的大環境裡面，他當然受到一個強烈的衝擊，那麼這是我們說他在知識環境上所受到的一個衝擊。

那麼接下來的一個面向就是在他這個大的歷史背景，我們知道涂爾幹生長在十九世紀，那麼在十九世紀中剛好是一個工業革命大的轉變之後的一個局面。從西方的歷史來看，是從舊的傳統的資本主義蛻變到新的資本主義這樣一個過程。我們知道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在西方引起一個很大的變動，包括像法國大革命以及後來涂爾幹所處的法國第三共和國。可以說當時整個社會經濟和政治秩序都非常的混亂，使得他想到說因爲所追求的科學理念是追求簡單性，追求真或追求規律性，像牛頓的萬有引力是追求這樣一個有秩序的東西，可是對照他的社會環境却是一個非常混亂的動盪的環境。這樣的強烈對比逼使他去想一個問題，就是說社會是不是也有一個 *law or regularity*，一個規律性可循，這就是迫使他去尋找到底一個社會秩序如何可能？這樣一個問題再加上我們剛剛所講的，他這樣一個嚴謹的家庭背景使得他對於科學也有一種嚴謹而慎重的關懷。那麼這是我們對他的整個背景加以作一番的探討

。那麼談完這樣的背景之後，我們接下來談他的方法論。他的方法論，我們要談的是涂爾幹在作他這樣一整套社會變遷的探討的時候他的方法論爲何？首先我們就要談到說他對理論的看法是什麼，那麼基本上，對社會學而言所謂的理论就是對於複雜現象的抽象過程，也就是說找尋複雜社會現象中的共通性。例如：從二樓跳到一樓，樹葉紛紛落地，還有蘋果掉到地上，這三個現象基本上是不相干的，但是他們有一個共通性就是都往地上掉，也就是所謂的地心引力。社會學的基本性格，尤其在涂爾幹的理念中，基本上在找尋社會現象或歷史現象的共通性。像歷史學家可能可以跟你講一大堆故事，可是你沒有脈絡可尋。而社會學家就是把過去別人或自己的研究組織起來作一比較清晰，較有整體性的關連或連結，那麼這就是社會學家的性格。

涂爾幹的方法論主要受到 Eem-ale 的影響。Eem-ale 認爲在複雜的社會現象中有兩個實體存在。一個就是所謂的 *contents*（內容）就是把社會現象視爲有血有肉的東西。另一個就是所謂的 *container*（容器），就是在複雜的歷史現象中，人與人



之間有互動、互動之後形成某種關係形式。而關係形式和內容是連結在一起的。而涂爾幹認為這兩個不是二個不同的實體，而是同一實體，同一現象。只是同一現象中的不同次序，也就是涂爾幹在這裡區分了一個社會現象有其個體性及其集體性，這二個是關連的，但絕對是不同的次序。涂爾幹認為這二個都重要，都是社會學所要關心的，但是社會學最核心的關懷是 *container*，也就是集體的形式，這才是社會學的核心，但非全部。這二個都要，但有其核心，也就是找尋所謂的 *general law* 或所謂的理論，普遍法則，共通性的東西，這是涂爾幹的基本理念。

那麼接下來我們再來談，涂爾幹既然要找尋這樣一個普通的法則或找尋所謂的 *container*，共通性的地方，那麼他所謂的共通性的地方指的是什麼？就是所謂的集體意識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他這樣的一個理念主要是受到盧梭、黑格爾的影響。在盧梭的想法裡面，他認為這個世界或宇宙有一種 *general will* (普通意志)，像人類追求自由、平等其實是一種 *general will*，所以個人生活在裡面也會有這樣的一種意志，這是盧梭的講法。那麼就黑格爾的講法，他認為宇宙間有一種所謂的絕對精神，而人就是受制於絕對精神的驅策而來展現這樣的絕對精神，這兩個有一共同想法就是表現出在個人之外有一個集體的東西，這東西在約束著我們。不過，涂爾幹是有受這樣的影響，但是他認為像盧梭、黑格爾他們的講法太主觀，沒有所謂的經驗基礎，也就是說他們不是經過研究出來的，可能是坐在家裡冥想出來的。不過，這樣的批評不管是真是假，至少涂爾幹有這樣的念頭，他認為要找所謂的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並不是冥想，不是你自已亂吹亂蓋的，而是要有經驗的基

礎，就是要扣合經驗來談。涂爾幹認為這樣的東西必須要是可以看到、觀察到的，而可以被我們所入眼的。所以他希望找尋一些東西來展現所謂的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也就是在涂爾幹的想法裡面，這種東西可以展現在別的地方。比如說法律，或宗教形式等等這些東西，都是一種集體意識的表徵。法律、宗教儀式這些東西都可以被我們觀察，所以這些東西是科學的。至於說像黑格爾他們所講的東西是哲學、玄學，反正那個你愛怎麼講就怎麼講，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隨你怎麼講都可以。從剛剛這樣一路推下來涂爾幹所關心的是一個 *container*，也就是說關心的是這樣個體次序之上的一種次序，也就是集體次序。那麼集體次序對他來講到底有那些特性呢？有二個特性，一個是它獨立於個人之外的一種特性，第二個它對於個人有一種約制的力量。我們知道，像一個宗教信仰，基本上是我個人去信仰它，但是我們把這樣一個信仰投射出去，我們把我們的 *power* 投射出去之後，它反過頭來約制我們。所以你們信仰了我之後，你們就會被我所約制。那麼在這樣一個過程裡面，即使其中有幾個人不服從的話，被退出或自己願意撤退，並沒有影響到整個社會秩序的存在，所以你今天即使被開除了或退學，這個學校還是繼續在運作，不因為你個人的離開之後而崩解。但是，整個社會秩序會因為你進來之後會更充實，所以他指涉的也就是這樣的一個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他一旦建立起來之後，會具有這樣的特性，一種獨立自主的特性，而且它會不斷地發展。像我們過去所講的人情的觀念，纏小腳的這樣一種文化素質等等，他都維繫了好幾百年，所以這是一種具有獨立性的性格，而且會回過頭來約束我們個人。可能在不同文化社會看這樣的現象你會覺得不合理或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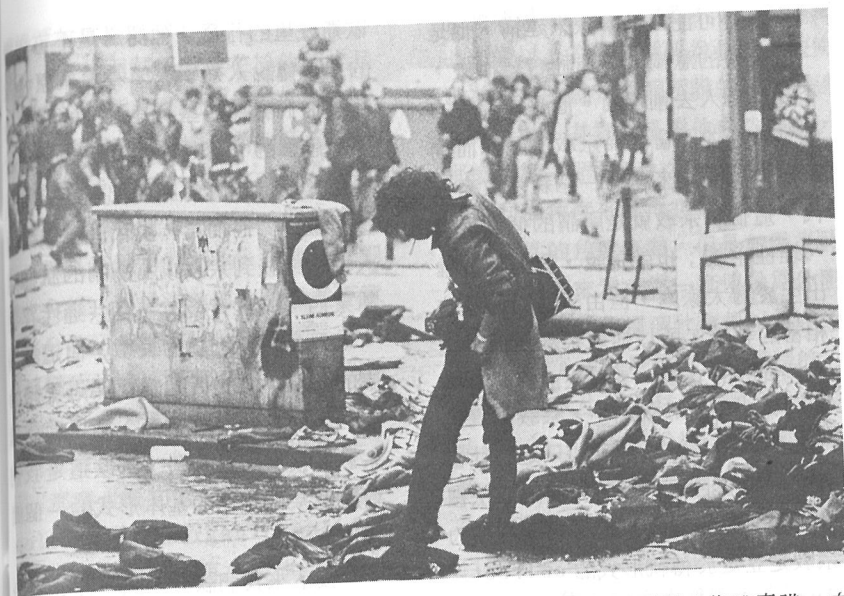
理性。但是，生存在那樣的社會裡面的人，他不會覺得不合理，他認為這是很合理，很理性的。那麼在這樣一個問題之後，包括像有些例子，我可以講給大家聽，像纏小腳這樣的問題，這也是一種集體力量的表徵。即使你自己被纏過，覺得很痛苦，但是你還會希望你的女兒繼續纏。所以這樣一個影響下來可能就是幾百年。或者說像結婚，假如各位到了差不多二十七、八歲的時候，就會碰到這樣一個問題，像我今天在路上的時候，就有人問我什麼結婚，這樣的問題，今年遇到不下十個。這是什麼？這是一種社會壓力，可能到後來你要結婚的理由是大家逼你結婚，或者說假如你的朋友都結婚了，而你沒結婚，這樣反而會被視為怪物，所以這是一種集體的社會壓力。在座可能有高年級的，可能開始緊張了沒有男朋友或女朋友，其實在學校可能會有這樣的想法。等到你畢業成為社會的新鮮人之後，可能就不是這樣的想法，可能會希望再拖個幾年，一直到社會的榮鳥，社會的新鮮人再進來的時候你才感覺自己又老了，在同樣的朋友圈，你會覺得自己好像應該做某些事情，還不完全是一個個人心理動機的問題，這是一種集體的壓力，或像生育的行為，大家會看得到家庭計畫實行得算蠻成功的，可是為什麼龍年的生育人口最多，這些都是傳統的一種觀念，傳統所代表的就是一種集體的力量，集體的力量可以維繫好久，可是個人的生命有限，所以就像涂爾幹所講的，人是後於社會的，或像齊克索所講的人是被拋下來的，被丟進社會裡面的，是小於社會而後於社會的。所以這是涂爾幹的分析的智慧。

接下來的一個問題就是既然有一個所謂的集體意識，那麼它存在於那個地方？其實剛剛已經隱隱約約的點出來，它乃存在於一種人跟人之間的一個關係形式，所以所謂的 *conta-*



iner 就是係形式，這個人完全自制。你一旦團裡面，你今天天氣這能是團體對心裡頭不會以看得出來。

我們這 *ive con* 關係形式和化的過程，我們唸的到底有有無道理認為我生也都這樣省的概念識，可能來批評他是蠻有話的就是一的話，而常態的這把他列來講，是涂爾



iner 就是一種人跟人之間的一種關係形式，這樣的一個關係形式不是由個人完全自主的，而是受到集體的約制。你一旦被捲入某個社會或某個社團裡面，你就一定要做這樣的事，像今天天氣這麼冷，大家還是會來，可能是團體對你的一個約制力，你可能心裡頭不舒服，從大家苦笑的表情可以看得出來，似乎有這樣一個義意在。

我們說涂爾幹所謂的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是內含在一個關係形式裡面。然後再藉所謂的社會化的過程再內化到我們個人意識裡面，我們唸過書的人可能會反省父母講的到底有沒有道理，或者說法律講的有無道理，一般人不會反省這些，他認為我生下來就是這樣子，而一般人也都這樣子做，一般來講比較缺乏反省的概念，所以涂爾幹所謂的集體意識，可能大家還是可以提出很多反例來批評他。但是，對一般人來講他還是蠻有說服力的，而社會學所要探討的就是一般人，假如你們有學過統計的話，社會學所要探討的是屬於一般常態的這些人，至於較反叛的人並不把他列在裡面。我相信，以我們個人來講，我們也很難違抗這個社會，這是涂爾幹的一個特質。

那麼談這個所謂的集體意識，有二個概念必須提出來討論，這二個概念提出來討論之後可能會更凸顯涂爾幹在探討個體秩序和集體秩序之間的關連，一個就是所謂的 *obligation*（義務）以及 *desirability*（渴慾性），在這個地方其實代表二種學說所推展出來的二層概念，涂爾幹將這二個概念加以整合，所謂義務是康德所提出來的，康德認為整個宇宙有一個秩序存在，就是有一套法則存在，會約束我們個人，使個人心靈有一種秩序感而受制于 *obligation* 這個 *law* 來行動，那麼對於 *desirability* 指的是一種功利主義的想法，功利主義的思想家認為社會秩序的可能是來自個人的私利心。例如貿易行為，你和我交換物品，為了滿足彼此的私利心，對彼此都有好處，所以我們之間會有互動，維持和諧的關係，但是，涂爾幹在這個地方提出一個質疑，這樣的私利心假如進行順利的話，社會就很和諧，但是假如我不信任你，你不信任我，兩個會彼此攻擊，他的看法，現代社會秩序不完全是私利心的問題，你跟人家做貿易，基本上已經預設了你背後有一套法律結構，你知道做生意要有信用，否則會受到報應，涂爾幹認為說康德提到有這樣一

套法則，但是，他把人講得太死，也就是有一套法則存在但必須人願意去服從它，那麼這套法則才會存在，例如忠孝仁愛這樣一個觀念，不完全是個 *obligation*，而是我們有去反省認同它，這套秩序才會存在，所以涂爾幹認為 *obligation* 和 *desirability* 兩者是不同的秩序，對涂而言所謂的集體意識其實是 *individual* 和 *collective* 的一種交融，所以對涂來講，他認為這二者都是必要的，而其間的連接又是什麼？涂爾幹提出所謂的社會化這個概念，個人經過社會化之後形成一套對社會的認知系統，所以對涂來講，所有的人其實是常常受到社會文化的約制。對涂而言，*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不僅是個人的 *consciousness* 和社會約制的一種混合，同時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也有另一種基礎，這個基礎落在生態的、歷史的結構，意思就是說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的產生是因為有其特殊的生態和歷史結構。例如封建前期和進入資本主義所謂的封建後期，他發現一個不同的地方，封建前期基本上是在羅馬帝國受外族侵略之後，整個歐洲秩序的崩解，大家都逃到山上去躲，歐洲在這樣紛亂的局面可以看到生態系統變得非常孤立，有所謂的土豪構成的莊園，各莊園間彼此關係不是很密切，並沒有頻繁的往來，他們的人口稀少，更不用談到其他分工形式，所以在這樣的社會裡面，他們所塑造出的集體意識是強調一種單一性。但是自從外族被感化之後，社會開始穩定，人口也增加了，各莊園間開始有往來，人與人溝通變頻繁了，活動空間也變大了，那麼不同的活動空間所塑造出來的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又不一样了，開始重視個人性，也就是開始重視所謂的個體性或科學性等等的東西，對他來講不同的生態結構就會反映出不同的整合形

式，那麼從剛才的介紹裡面我們可以發現一個隱含，所謂社會永遠大於個人，個人是後于社會的，是受社會所約制的，那麼要解釋個人的社會現象，不能從個人的動機去解釋，必須從社會的角度去理解，當然各位可以提出一些反駁的意見，不過，這是代表涂爾幹的想法。

在談完他的方法論之後，我們更來介紹一些他的重要著作，首先介紹他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涂對宗教有非常強烈的關懷，除了剛開始跟大家介紹他出生於一個宗教家庭之外，同時也是因為他對整個西方有很大的關懷，因為我們知道宗教在西方社會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從四、五世紀這段期間，外族入侵之後，那麼其他像國家的力量都瓦解了，只有宗教的力量屹立不動，這是為什麼呢？歷史學家說可能是因為蠻族他們也怕鬼，對於宗教還是有一分較虔誠的心理，通常文明程度越高的，越有反叛性，所以西方的宗教一直在他們的歷史裡面扮演重要角色，包括像你的出生死亡都要經過教會的儀式，所以西方的政權和教權一直是兩個對立的團體，所以對西方人來講，很關心宗教問題。但是從十七世紀之後一直到十九世紀，個人主義、理性主義興起以及工業革命這樣大的波瀾推動使得人們開始懷疑到宗教這種東西到底是不是迷信，這樣一個反省之後，大家開始對於宗教有一種失望，甚至於沒有信心。在這種情況下，使得西方的思想家開始反省西方的未來是什麼？因為過去都是靠宗教來約束，可是現在宗教蕩然無存了，已經站不住腳了，那麼接下來西方是否會往一個死亡之路去走，或者說開始面臨一個混亂的局面，這時候就有很多人提出一些看法。比如古典社會學家孔德，他發明建立一個所謂的新宗教，有很多學者也提出他們對未來宗教建構的看法，涂認

為宗教不可能由科學家來建構，他是一種集體的意識，一種社會結構史，不是由個人去創建的。他認為西方的社會秩序並不會因為宗教的瓦解而崩解，而反過頭來會有一個新宗教來取代，這個新宗教就是所謂的個人主義、理性主義；也就是說，對他而言雖出生於猶太家庭，但由於他對科學有相當的執著，所以他對宗教反而站在一個批評的立場，到後來成爲一位無神論者。在他的觀念中，宗教其實是一種集體力量的表徵，他只是對社會行使一種整合的功能，在他的看法裡面，傳統社會是靠宗教，可是這樣的宗教是立足於傳統形式的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現代社會又有新的宗教，這新的宗教就是個人主義，而個人主義也是立足在新的生態和歷史的結構裡面，他認為傳統宗教已逐漸在退隱了，失去原有支配性的地位，並不意味西方秩序就會大亂，反而朝另一秩序在走，這就是所謂個人主義，也就是宗教性這種東西並沒瓦解，只是轉變成另一個形式，那麼他從這樣一個問題來看，西方是過去基督教的傳統或個人主義的傳統，背景是一套所謂的圖騰。所謂圖騰是在原始部落找到的，他認為這些人很奇怪，圍著火在那邊又喊又叫的，近似

歇斯底里的行爲，他認為是不可思議的，以傳說人類學家來看這個原始部落，他們認為這些人是迷信的、可怕的、愚蠢的。可是涂認爲不是如此，而是受制于圖騰所展現出來的一種集體力量，對他而言，現代社會談到個人主義或談到宗教或有所謂的旗幟這種東西，其實背後有一個共通性存在，不過是一種圖騰的表徵，而這種圖騰的表徵，就是人類爲了要過集體的生活所必須的一種東西，所以他認爲宗教並沒有因此消失，那麼這是我們對於他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一個簡單了解。

接下來我們談分工論，涂在談分工論主要的關懷就是探討到底現代社會從一個傳統到現代的過程中，現代社會集體整合的東西存在那裡？新的連接形式、整合形式奠基在那裡，對涂而言他把社會分成兩種 *type*，一個就是所謂的現代社會；一個就是所謂的傳統社會，他認爲所謂的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表現在傳統社會就是所謂的 *mechanic solidarity*（機械連帶），而表現在現代社會則是一種 *organic solidarity*（有機連帶）。所謂機械連帶是指成員間相似性較高，而有機連帶則指成員間相異性較高。涂爾幹在



這邊區分傳統形式不一樣，而其於不同的生態和所謂的機械連帶可以進一步引起消化、排泄作用，而高等動物孤立分離，可以味著分散，反他這樣的比喻和高等動物的傳統社會也是

那麼大概 *solidarity* 之後，不同社會的轉，我要跟大家析策略基本上架構上，就統到現在這樣轉變，就空間來分析，就地理 *material* 和 *moral* 合形式) *tainer* (，他分析社析，那麼接現在從這三

Volume *material* *moral de*

從這樣一個稀少 *solidar* *conscio* 殊的環境所個人性的不看過檣山覺得和涂爾幹面敘述日

發現，通常一家雜貨店他賣很多東西，雜七雜八，不管是日用品、水果、等等。可是現在的商店開始不一樣了，開始分化了，有些專賣水果、有些專賣文具，理髮店也出來了，還有打鑰匙的等等，這裡面說明的事實就是人口增加了，地理結構本身沒變，可是在這樣一個競爭的過程裡面，他所走的路線不必然是自相殘殺，而是一種合作關係，而這樣合作方式就是一種分工，那麼這樣的分工社會裡面，到後來會出現一個現象，就是每一環都有它的重要性，彼此之間變成一種所謂的功能互賴性，所以在這樣的分工社會裡面，所謂的 foundation 就是建立在這樣一個 functional dependence or inter dependence 之上，因為有這樣一個問題，所以對現代社會來講，一種人跟人的連結形式已經從傳統的血緣、地緣，開始突破，轉變出來以專業為一個重要範圍，那麼專業其實就是預設一個個人性，像你們學醫的知道，一個醫生在鄉下他可以看很多病，從頭到尾都是一個人在看，那麼在一個現代社會裡面，可能就分的很細。在一個專業的分化裡面，其實就預設一種個人性的重要，缺一不可，假如沒有專門領域在研究，比如說牙齒的結構，恐怕整個研究就無法進行，這樣的話就預設社會中的每一部分或每個個人都有重要性，那麼因為有這樣的重要性，所以社會得以整合，也就是說這個時候的整合形式當你建立在一種所謂的功能上，因為在過去傳統社會裡面，可能大家都是打獵、種田的，相似性很高，大家所依賴的社會法則其實都是同時性的，都是一樣的那一套，那麼大家想一想可能會認為現代社會異時性這麼高，可能會分散、瓦解、混亂，其實不然，因為，由於工作細分，社會分化之後不同個體間的相互依賴性高，所以變成必須要相互整合，因為若是沒有跟社會整合，你無法單獨

有個城規就是說一個老年人年齡超過七十歲以上的話，就要送到山上去使他凍死，也就是他們所說的要到那邊去見山神，其實就是讓他自然死去，那麼這樣一個講法，當然很多人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解釋它，不管是從孝道或人性的角度來看，但是如果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這一套傳說為什麼會產生？其實是這個社會得以生存的一套法則。也就是藉用一套集體的力量來使個人生活上有某種節制，所以某些人到了某一年齡後，他已經對社會沒有什麼用處，所以他設計一套你說迷信也好，你說傳統也好，讓他自然死去，這是靠著在一個孤立的，貧窮的，物質缺乏的環境，使得人能繼續生存的一套方法，其實這跟涂所講的方式很像。所以在那個社會中，沒有什麼個人性存在，因為分工也少，反正大家都是打獵的；種田的；同時性非常的高，他們的集體意識要求沒有個人性存在。但是在這樣一個社會，一旦他的人口增加了，而交通也打通了，孤立的環境也打開了，也就是打開了他的生活空間，而貿易關係也越來越複雜了，交通的往來也較頻繁了，在這樣的情況，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不同部落間的生存空間仍然有限，在他們交通過程中必然牽涉到競爭和生存的問題，那麼像傳統認為生存就是物競天擇式的生存，基本上是從較通俗的觀點來看，但涂認為從人類的文明來看，人與人的互動頻繁之後，並不是必然走向衝突和互相殘殺，而是一種合作的行為。這樣的合作行為就表現在分工上。

所謂的分工論就是指從傳統的社會轉變到現代社會的另一種整合形式，如果大家有空可到東海別墅去看，大家可以體會到所謂的分工現象。東海別墅的地理結構非常特殊，商店都集中在那條馬路上，其他地方沒得發展，依史賓塞的角度來看，大家可能打的你死我活，可是事實上大家可以

邊區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連結形式不一樣，而其原因就在於他們立足於不同的生態和歷史的結構，那麼所謂的機械連帶和有機連帶的意義我們可以進一步引申，像低等動物，牠的消化、排泄作用可能由同一器官來執行，而高等動物的消化、排泄器官則孤立分離，可是這種孤立分離並不意味著分散，反而有一同的作用，所以他這樣的比喻，其實就類似低等動物和高等動物的區分，所以隱含了他對傳統社會也是一個比較低等的看法。

那麼大概知道一個 mechanic solidarity 和 organic solidarity 之後，我們再來談他如何分析不同社會的轉變，在談社會轉變之前，我要跟大家提一點就是，他整個分析策略基本上是立足在所謂的時空的架構上，就時間來講主要是探討從傳統到現在這樣發展的過程，社會如何轉變，就空間來講主要是從三個層次來分析，就是所謂的 Volume（容積）——地理形式，生態結構的大小。material density（人口密度）和 moral density（互助頻率及整合形式）——也就是前面所說的 container（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形式），他分析社會就是從這三個角度來分析，那麼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將傳統和現在從這三個角度加以分析。

傳統

Volume 孤立、特定、很小
material density → 稀少
moral density → 直接的、感情的

從這樣一個孤立的環境再加上這樣一個稀少的人口，會產生特殊的 solidarity，特殊的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而這樣的一個特殊的環境所產生的集體力量就會壓抑個人性的存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檜山樺考，這部電影我看過以後覺得和涂所講的傳統社會很相似，裡面敘述日本在幕府時代的某個部落，

生存，所以他的整合度也不必然比傳統社會來的低。所以這是一種基於不同的生態歷史結構下所產生的新的 *organic solidarity*，那麼涂爾幹在這個地方告訴我們說有這樣一個傳統的 *mechanic* 和 *organic solidarity*，這個並不意含傳統社會都是集體的，而現代社會都是個人的，而是說，傳統社會比較重視集體，現代社會還是有集體的，例如宗教、家庭，這些都沒有毀滅也沒有消退，只是說他的重要性逐漸減少了。

既然現代社會轉變到強調以功能為主，個體性的社會，那麼整合如何可能？整合依賴什麼？透過那一個機構或那一個機制？就涂爾幹來講，他提出幾個方案：第一是家庭，但後來他發現，家庭實際上已經不能滿足整合的功能，因為在工業化的社會，個人已逐漸走出家庭，生產、經濟的功能不是在家庭中滿足。在此過程中，家庭的功能慢慢在萎縮了，最後充其量只是存在於感情跟情緒的保護或養育的功能。既然家庭不能滿足，那麼接下來的機制是不是能滿足呢？例如教會、宗教團體，他們所立的教條及現代社會所興起的理性主義與科學主義是有違背，固然它是給予人類心靈某種撫慰，但是他與人的個體性或科學理性是有違背的。因此宗教也受到懷疑。還有一個機制是國家，但是國家離個人太遙遠，而國家本身就是一個強制的機構，很可能到後來會傷害個體性，所以涂爾幹並不期望國家成為整合的機制。

涂爾幹提出一個概念，就是所謂的職業團體，他認為職業團體是一個居間團體，它是一個團體，對於人有一個集體的約制，但是他也會照顧個人的個體性，因為他是專業的，比如工會、農會等等，它有集體的約制力，同時又能反映或滿足個人個別的需求，所以涂爾幹找尋的是這樣的機制，這樣的機制對我們來說，可能還是

太天真了，但是它對後來形成的利益團體或工會組織有深遠的影響。

談完了分工論，我們來談談自殺論，涂爾幹把自殺論分成三個型態：一是：「自我主義式」，二是「利他式」的，三是所謂的「脫序式」的。他認為必須由自殺的觀點來看社會整合，亦即社會整合對自殺有什麼影響。他認為自我主義式的就是整合度太低的社會產生的自殺類型。自我主義的性格是追求慾望，追求期待，但是過度的追求自我，最後與實際的社會產生一種很大的改變。例如，單身的自殺率提高，或是鰥夫寡婦自殺率也高，一些沒有子女的家庭，自殺率也特別高。因為這些人缺乏家庭的強力整合，他的慾望很高，在生活容易受到挫折。如大家所了解，結婚的人通常比沒結婚的人保守，因為他有家庭的負擔，家庭的整合力對他來說很重要。家庭的整合度低的較容易傾向自殺。另外，涂爾幹比較基督教與天主教教徒的自殺率也不一樣，他發現基督新教教徒的自殺率較高，因為他們認為不需要教會的中介，而直接由個人與上帝溝通，所以他們覺得個人非常孤獨。而天主教則非，他們經過神父的告解等等。這樣有一個社會整合的功能，所以自殺率較低。



「利他式」則是為集體而自殺的，不像自我式的不能規範自己，是一種集體規範對他的要求。例如印度有一種禮俗，先生死了，太太要陪葬。這是一種文化，一種集體力量來要求他死。日本的自殺率特別高，也是一種利他式的，因為文化的整合太高了。日本的社會學家「*志賀道雄*」，對日本社會的個體性與集體性，提出一個看法，他認為日本的傳統整合力太高了，個人的作為完全出於一種對皇室的效忠，他們認為任何作為都是合理的，他們太強調整體性，所以他們幾乎沒有個體性，甚至無意識。因此涂爾幹分析：自我主義式的自殺行為是因為團體與個人太隔離了，而利他式的則是個人被高度整合了。

「脫序式」基本上仍是源於整合失調，但涂爾幹主要著重在從傳統次序轉變到現代次序的自殺行為，即是脫序的，是缺乏規範的。它主要發生在急遽的社會變遷中，那傳統次序未蛻去而現代次序未建立的過渡時期。他認為這是高度工業化使得個人性抬頭。個人主義抬頭，使得原先的社會發生解組的現象，而使得團體與個人的連帶鬆弛、減弱了，以致於產生了低度整合的現象。這種起源於大環境的變局，以致個人於新舊環境中無所

適從。尤其有
細，個人與
容易造成一
個現代化社
；在傳統社
但在現代社
同，個人消
一種細緻化
與人的關係
，在這樣的
在神經或心
行為。

涂爾幹
個人主義

因為個
社會需
經濟上
便容易
幹認為
來約律
上必須

觀念
著作
所談
？涂
種結
。傳
原則

適從。尤其在現代社會中，分工太精細，個人與個人之間隔離太高了，很容易造成一種個人化或精緻化，在一個現代化社會中，差別性實在太高了；在傳統社會中，生活品質差不多。但在現代社會人，個人從事的行業不同，個人消費的品味也不同，所以有一種精緻化的趨勢。這種趨勢使得人與人的關係變得非常敏感，非常脆弱，在這樣的環境中，很容易引起個人在神經或心理的挫敗，可以產生自殺行為。

涂爾幹認為現代社會一直標榜著個人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原則，但是



因為個人太強調個人主義，必然會跟社會需求很多，包括在生活上或政治經濟上。但是社會所能給予的很少，便容易產生矛盾的現象。因此，涂爾幹認為必須約制個人的慾望，靠教育來約制個人的慾望，同時在整個機構上必須靠職業團體來做整合的功能。

上述涂爾幹的理論，到底對其他觀念有什麼啟發？或者涂爾幹在他的著作裏還有提出那些觀念，剛好跟他所談的個體與整體的次序有所關連呢？涂爾幹以為所謂的「人」，乃是一種結構的產物，也就是結構來控制人。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有不同的指導原則，他們有不同的意識，而這種不

同的意識基本上是落實在不同的生態及歷史的結構。例如：中國人講人情，基本上是一個傳統的觀念，我們會感到現代人人情淡薄，實際上，這套想法已經不合適現代的社會結構，所以會有這一種矛盾。這種人情及報答的觀念是產生在一種差序格局之中（費孝通提出），乃是中國不同的社會結構使然，這種差序格局是落基於農業社會，農業社會的基本精神在安土重遷，流動性少，易穩定；可是轉變到現代社會以後，土地已不成為社會生活的重心，人開始追求一種工作的機會，使得人的生態結構開始變動，

而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頻率高，人在地域上的流動性也高之後，這套靜態的社會格局當然無法存在，而是一種新的，重視分工的價值交流出現，開始強調一種功利性，所以人情慢慢淡薄。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涂爾幹指出的個人意識是存在於集體意識，而集體意識是落實於生態結構之中。

從涂爾幹的角度來看，觀念、知識不是先驗的，不是心靈創造的，因為傳統的主觀主義者認為知識是心靈的創造。但涂爾幹認為並不是來自個人心靈而是社會給予的，而是後驗的。例如，對時間的觀念，中國以時辰來算，西方人則用手錶，在東西未接

觸之前便有兩套不同的看法。例如，對於來世的看法，輪迴的觀念，原罪的觀念却表示有不同的宗教觀念。對於人們來說，這些觀念其實是社會所決定。因此，觀念或知識與社會的條件是一致的，所以到底有沒有中級知識，從涂爾幹的觀點來看，是沒有的。

再看道德的問題，涂爾幹認為道德根本沒有絕對性，而是相對的，這樣的觀念影響到後來的社會學家提出了「偏差行為」與「標籤理論」。例如飆車的，我們會給予道德譴責，可是從社會學上看無所謂好不好，這是一種偏差行為，並不意味不好，而是指他與社會的常態不同。偏差行為一旦被接受之後則形成正常的行為。「標籤理論」，則是設定你是不用功的學生，再有其他事實證明你不用功，則你便成為不用功的個性，在如此的過程中，他便很難為社會所接受。從「偏差行為」與「標籤理論」可看出集體力量對人的約制力有多大。

在此，我們仍對涂爾幹提出幾點簡單的批評：一、在整個分析過程太過強調社會決定論，因此連帶強調「整合」而約束了個人內在的反動的需求，或改革現狀的需求。二、在分析過程中，一直賦予現代社會在分工的觀念上的道德意義，即分工愈細密，社會愈進步。馬克斯則認為分工愈細則愈易受資本階級的控制。而涂爾幹認為社會分工是良性的，社會走到一個產業結構中，必須要有分工，所是道德的，但這基本上是西方人看西方社會的看法，但是第三世界或非西方國家，他們的分工方式，通常是帝國主義壓迫他們的。因此，這樣的分工不一定是自然的。

這二點批評只是提醒我們不要將涂爾幹的理論過度推論，並不會對他的理論有任何損傷。他的分析可以讓我們在理解集體行為的問題時的智慧性的啟示。